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舉人臣吕日永

西晉文紀卷九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九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歴吏部尚書光禄大夫

上武帝悉要事宜疏頌先為河内太守復除淮南相疏論肉刑武帝詔答

臣昔恭河内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

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
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
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於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
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
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
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絶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
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絶
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

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絶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
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
時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
主以鎮撫之使内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衆職
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户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
蓄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懐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
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
於國内内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為宜宜取

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辭汜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

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為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為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於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

之主也然内盛臺榭聲色之娱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勲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熈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胄非其子孫則其曽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寛有由積

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為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為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横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形一安難

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蔕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

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
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𡚁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
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
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
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
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竝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
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
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

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彊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罷

逮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
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賔正朔有所不
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
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
及皆為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勳之藉及陛
下盛明之時開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埀
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
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

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

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

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尚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於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令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藉不足獨以有為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

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

以虧天府之藏徒棄榖帛之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令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令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内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内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令方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

踈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
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
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
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
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
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
綵章倉廪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
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

人用才自非内史國相命於天子其於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為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倫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虚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倫今事為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

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情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絶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臣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絶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

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獘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絶又無子應除茍有始封支胤不問逺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湏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寛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

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閻閭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耻厲守貧

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令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在難期然教頹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敎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

泰使夫眛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絜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

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令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懐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令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

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為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别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

軟也然令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貪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吉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為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于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

丞相都總令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攻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

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網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

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

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輙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執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

過清議盖類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

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三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廵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

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
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
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
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
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
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
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
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為縱復不

得悉然為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為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為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為匪他郤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

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為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為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萊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

此類準以為率乃可興為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筭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勳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為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實在善化之為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為恒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凴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

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為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勳矣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於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襃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為安之理

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宏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

上復肉刑疏 頌初為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不省及為淮南相又上言

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為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

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豈況本性奸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奸盜又不制之人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横肆為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

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令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赦復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削罪法不勝奸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頻年以來奸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害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

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奸絶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

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奸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能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

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黙黎不屬
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
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
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寛罪人也至令恒
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
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令行肉刑之徒
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奸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
於數赦於政體勝矣

武帝詔答

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為國也動靜數以聞

刑法疏 頌為三公尚書上疏詔下其事太宰汝南王亮門下屬三公並復奏

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失法者固以盡

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限而行之故

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卒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宏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為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

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為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

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微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

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絶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岨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

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爲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

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人藝文作民政作理曲當作典常敦一作勢

汝南王亮奏

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

斷常隨輕重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令法素定而法為議則有所開長以為宜如頌所啓為永久之制

門下屬三公奏

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尚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

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已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事以聞也並晉書

張裴明法掾　裴作斐誤杜氏通典可證

注律要泰始三年賈充等表上新律其後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

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

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慢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鬬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

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强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鬬皆為賊鬬之加兵刄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之似也過

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强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因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猲如此之比皆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因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

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工故降其刑刑法閒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强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猲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賕刧召其財為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

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賊輸入呵受為留難歛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鬭矜莊似

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歡貌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贓五匹以上棄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

取强乞之類無還贓法随例界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随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随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銓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攷輩類於參伍

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為敕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

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推而行之謂之通化而裁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髠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輙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晉書推而行之一句通典補）

律序（藝文類聚）

律令者政事之經萬機之緯又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並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

楊乂（隋經籍志晉左長史楊乂集三卷與盛彥集相次）

刑禮論

覽衆所抵精思構微迭為先後文若縈繁翩然相反豈彼繫未存厥中嘗試稽之天地考之人事旁貫品物綜覈彝倫而刑禮之旨可略言也蓋刑禮之本經緯陰陽擬則乾坤先王所以化民理物興國濟治也或者取證於春秋有意乎尋本以綜末然猶未離於先後亦速難之始也夫陰陽異制化物則鈞萬物本一變而殊形故生者去彼而適此於此為生而於彼為死夫死者去此

而適彼於此為死而於彼為生矣禮生於讓刑生於爭讓者割已以與人是刑加於已而禮加於人也爭者奪人以崇已是刑施於人而禮施於已也由此言之讓非純禮爭非純刑也慶賞以勸善而為惡者懲如有所懲刑亦存矣刑罰以懲惡而為善者勸如有所勸禮亦存矣故亡刑則禮不獨施大道廢矣則刑禮俱錯大道行矣則刑禮俱興不合而成未之有也

盛彦字翁子廣陵人吳中書侍郎劉頌為本邑大中正舉為小中正歷長沙相太康中卒

通桑梓敬議

竊見令編户之人本或僑寓則不為所居之國修拜揖之敬先人舊壤追為盡禮愚懷淺短良有疑焉夫人道繁衍宗流遐大根生一胄枝播萬緒故繁曠之枝異統則聖人檢之以禮憲萬條之流難紀故王者制之以境域是以古人當其禮也則居有常邑仕有定邦爰暨六國至於末代全固之業傾瓜分之務起農夫不得安其畔爵士不得報其禄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為

離舊適新之制背否向泰之文於斯尚矣蓋離舊以其無道適新以其宜宗背否以其多難向泰以其可安可安則播殖於其野宜宗則振纓於其朝在家則人理足在官則臣道備人臣之義同而彼此之敬異余竊惑之昔孔子宋人也上自孔父逮于弗父何並服事宋仕有代禄至於仲尼道崇闕里乃為魯人矣而春秋之作内魯外宋諱我過彰彼惡以此徴之斷可識矣而觀今日僑居之族其先人始祖不出是國枝葉播越居之數代

公實編户而私稱寓客營家則號為借壤進官則名曰寄通高容雅步不為有降一身居之尚在難安或父兄相承尊長相襲近經數代遠或累葉學道講義習人之禮鄉舉里選假人之評居人之境以繁我係乘人之貨以濟我生由人之位以光我屬恃人之寵以輝我業朝廷則祖考之所階山陵則神靈之所憑昔人思邵伯之愛尚敬甘棠之木況父毋之所始卒而不知加尊推之於心豈道訓之謂哉又令人所追尊舊壤雖遠而為之

敬者何也猶以有先業墳栢之故塋𡊮代桑梓之舊業耳蓋宗廟迭毁禮有降殺尊親之至父祖而已自此以上情輕服簡故大夫及士祭極三代明恩由近始禮以遠降也令遠禰之隳館何若近祖之見廬迭毁之墳栢何若祭祀之封隧𡊮代之官府何若父兄之朝廷先業之囿苑何若今日之丘園雖古人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文所謂桑梓宜以父祖為斷舊壤不復相由人無二主官無兩統愚謂宜為所寓之主以崇恭敬為先人

本邦修私敬而已散手而跪捧袖而揖以示存舊過厚之義也杜氏通典

與劉頌書

石蜜遠國之貢味有可嘉至尊以養性北堂書鈔選注引彥與頌書沙餳垂之產

藏彄賦序太平御覽

余以臘後要命中外以行鉤為戲心悅其事故賦之

李秉字元冑江夏平春人有儁才官至秦州刺史

家誡秉嘗得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誡見王隱晉書世說注可謂能慎乎止前亦略或云李康非秉魏明帝時卒見魏

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誡勅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

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
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
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
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
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
宏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
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
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

而至矣

李重字茂曾秉之子歷平陽太守　案王隠晉書重為秉子江夏平春人唐撰晉書重為景子江夏鍾武人並云仕至秦州刺史蓋唐人諱丙為景秉同音亦諱也杜氏通典載李重官級奏諱其祖預稱田豫為田國讓之類

陳九品疏重為始平王文學上疏

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刋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於

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滞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禄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獘之跡人物播越仕

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駮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

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條制奴婢限數奏 重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以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為條制重奏

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没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

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未嘗曲為之立限也八年已已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㫖法制已嚴令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

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

介登貶秩居官駁奏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為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從之

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為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

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為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為遠近異制

論霍原舉寒素奏

重選尚書吏部郎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為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為列侯顯佩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奏從之

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

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巖穴或隱跡邱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沉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蘊韞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遯逸之節行成名立

縉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為

二品

薦處士朱沖疏 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

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詔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耋而

志氣克壯耽道窮藪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棲耆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没顯加優命並晉書

内外階級議重以時建官等級繁多外輕内重風俗大弊理宜釐改選簡帝雖善之不能行　晉書本傳云見百官志考志無載載杜氏通典

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

掌封奏以宣內外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效者輙璽書勉勵或賜爵進秩禮遇豐厚諒得為治大體所以追蹤三代也及至東京尚書雖漸優顯然令僕出為郡守鍾離意黄香胡廣是也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即或還不易方此亦古人茍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

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泰始以前多以散官補臺郎亦徑補黃門中書郎而今皆數等而後至衆職率亦如此陵遲之俗未反篤上之風未洽及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爲治之大獘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不得真秩京房爲魏郡太守以八百石居之魏初用輕資先亦試守不稱則繼以左遷然

則儁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罷者也臣以為今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之理盡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日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也李重集通考合不得真秩一作或不寘秩

薦曹嘉啓嘉魏楚王彪世子

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

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王隱晉書志魏陳王植子見後翁魏東平王㪥子入晉加騎都尉

選部尚書箴

難以選皆尤鍾其劇三季陵遲請謁互起書牘交横貨賄若市濁清難從亦不可杜唯在善察斷自舉主

西晉文紀卷九